

繪畫與我

◎陳雅惠

“藝術是人類在遙遠的心靈深處裡欲重返曾被逐出的伊甸園所奮力進行的一場浪漫的心智博鬥。”

我的學畫源由與過程

我曾任職於成大醫院牙科部，目前服務於奇美醫院，雖然所學所用為牙醫專科；但是對藝術的興趣卻早於20多年前於美國波士頓留學所就埋下了種子。

1985年留學美國期間，在波士頓美術館首次接觸到世界原著名畫，從欣賞變成驚嘆，從此開啟了我對藝術的熱愛。於美國留學三年半期間，在波士頓、華盛頓DC、紐約、舊金山的美術館欣賞到各學派的世界大師的藝術作品及創作表現，更堅固了我對藝術深入探索的決心。

回國後，雖然忙於工作，但是對藝術的興趣絲毫不減。1995年定居台南後，即拜隨當時任教於台南一中的洪啟元美術老師學習素描及油畫；每個星期二及星期五晚上在老師畫室學習。在那段期間也認識了許多畫室同學，並加入了桃楓畫會。大家在洪老師的畫室聚會，互相切磋，互相鼓勵。桃楓畫會會員每二年舉辦一次的聯展，也因此被督促著要強迫自己不停的努力練習。跟著畫會，從1996年開始，我也參加了數次的桃楓畫會會員聯展。得到了不少鼓勵和肯定。

2001年於英國講學一年。工作之餘，有機會旅遊英國倫敦、劍橋、威爾斯、愛丁堡、及歐洲大陸瑞士、奧地利、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各國博物館、藝術展覽去欣賞世界名師的作品。更讚嘆藝術之偉大與永恆。2002年回國後，仍繼續跟隨洪老師學習。2008年再拜隨郭芳蓉老師深入學習用色。郭老師跟隨沈哲哉老師多年，對學生要求甚嚴。從郭老師學習到顏色的堆疊、用色的堅持，及透明色的使用和變化。雖然在不同的學習過程中，處處瓶頸，常常停滯不進；但是對畫畫的興趣有增無減。也因為對世界名畫的感動，開始研讀西洋美術史及繪畫藝術理論。對西洋美術史與藝術的理論了解愈深，就能體會藝術的演變和深度，也就愈欣賞繪畫多元的美，和享受創作的苦與樂。

► 布袋漁港



波瀾壯闊的藝術史詩

藝術史中，大致可分為世界上古藝術，文明形成時期的藝術，中世紀與過渡時期的藝術及近現代藝術。16世紀以後，西方文化藝術影響了東方，同時，東方藝術、中國藝術也強烈地影響了歐洲，影響西方藝術的發展；近現代歐洲的藝術風格頻變，從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Rococo），到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印象派（Impressionism）、現代主義再到後現代主義。

歐洲藝術早在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就建構起的客觀、寫實為特徵的審美精神在19世紀70年代已經到了盡頭。現代工業文明改變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改變了傳統生活方式，藝術開始變成商品進入市場。同時，歐洲進入了個性化的時代，強調個性與內省反思是社會和個人價值判斷的立足點。現代主義就是在這種強調個體自主的時代應運而生。「現代主義」或稱「現代派」的藝術，與傳統藝術分道揚鑣，富有前衛和先鋒特色。現代主義可以追溯到法國的印象主義。19世紀80年代，法國的後印象主義，新印象主義和象徵主義畫家們提出的「藝術語言自身的獨立價值」、「繪畫不作自然的僕從」、「為藝術而藝術」等觀念是現代主義藝術體系的理論基礎。直至20世紀，伴隨第二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進步，兩次世界大戰在物質與精神上給予人類的毀滅及打擊；各種哲學與美學思潮蓬勃興起，具有主觀和個性的藝術精神得到發展。這種精神促使西方藝術家創造新的藝術表現方式；從此藝術不再是客觀世界的反映，而是主觀的表現。同時，藝術也試圖將文學中的意識流、音樂的抽象性都納入其中。形形色色的「主義」與「運動」陸續出現。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無中心、無權威、無深度、平面化、零散化、複製化、商品化，成了後現代主義

的典型特徵。「二戰」前，現代主義藝術中的個人風格逐漸退散，移植到表現形式當中，藝術與非藝術、藝術與反藝術的界線含糊不清。以「二戰」的結束為界，20世紀歐洲視覺藝術被分為「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兩個時期。

其中，我們最熟悉的畫家，莫內（Monet, 1840—1926）、雷諾瓦（Renoir, 1841—1919）就是印象派的大師；後印象主義則以梵谷（Van Gogh, 1835—1890）、塞尚（Cezanne, 1839—1906）、高更（Gauguin, 1848—1903）三人為主要代表。而較明顯的現代主義繪畫風格，最先出現在法國野獸主義（Fauvism）畫家作品。野獸派作品的共同特點：用色鮮明強烈，筆觸突出有力，構圖、題材、形體帶主觀表現，畫面大多具裝飾性。我個人最欣賞的畫家馬諦斯（Matisse, 1869—1954），其作品色彩強烈，美麗而簡化的線條，是野獸派的代表大師。



▲ 教堂(救贖)

▼ 手術檯上的戰爭



另外，巴黎畫派的莫迪里安尼（Amedeo Modigliani）則以貴族般曲線美的裸體而獨樹一格，表現主義大師 保羅·克利（Paul Klee）其繪畫充滿了音樂的詩意。這些藝術家都是藝術史上充滿個人風格的燦爛的花朵。

令我感動落淚的藝術力量，美的靈魂——現代主義繪畫

在美國留學及英國講學期間，欣賞了許多世界名畫，從古典畫派的作品，也看過梵谷的“向日葵”、莫迪里安尼的女體與人物、莫內的“蓮花”、也曾在倫敦的泰德美術館欣賞“馬諦斯和畢卡索”的聯展。深感藝術之偉大與浩瀚無涯，更引發我無限的興趣。馬諦斯大膽的用色方式，令人驚艷。色彩的鋪陳可以如此的創意和豐富，使人不禁佩服其創意及美感。其晚年將人物凝縮還原到基本原型的簡化、單純化的造型（如其“舞蹈”系列）真是美的極致。還有保羅·克利如詩般的畫作，引人神往。

梵谷的畫作，厚重、充滿生命力的筆觸，“向日葵”那鮮明、生動彷彿活了起來的花蕊，令人感動想落淚。莫內的“蓮花”的畫作，整片牆大的尺寸、比人高的蓮作，印象深刻。莫內的畫作充滿了魔力和魅力，近看時只見色彩片片；遠看則看到自然的花草樹木和人物景像。他1878年的畫作「插滿國旗的蒙托葛羅路」，描繪在萬國博覽會之後，巴黎歡樂的慶典活動。我第一次看到此作品，近看時只見點點色彩及色塊；遠看則見到人頭鑽動、旗海飄揚，甚至彷彿聽見人聲鼎沸。又如「睡蓮」作品中，以粉紅及黃色為主調所畫出的成群圓形的睡蓮，靜靜地躺在深藍色、綠色、紫色的水面上。在平面的畫面上表現出三度的空間：水面水波、水上蓮花、水底水草，再加上投映在水鏡上的池邊的倒影。使整個畫作充滿了魅力，另人感動不已。同時這幅作品對於自然風景畫與繪畫概念的影響很大，從中還可以看到抽象繪畫的雛形。在波士頓、紐約、倫敦的美術館看到他的原作時，總是十分感動、驚歎不已，無法想像人類的手如何能的畫出如此的傑作。

我的繪畫

臨床醫學工作雖然充滿成就感和挑戰性，但卻也伴隨忙碌、緊迫的壓力。很高興自己能在藝術欣賞及創造中，找到一處能怡然自得的小天地。至於目前仍然在學習印象派的光、影、用色，如何“畫”。希望有一天能夠運用色彩、色塊、線條，開始“創作”而有自己的個人風格。

PS. 我的畫作記載了我的信仰，我走過的路、我的工作及我周遭的生活，謹以三件作品與大家分享。